

Vol 2

首字花饰 2

Lettrines 2

[法] 朱利安·格拉克 Julien Gracq 著

顾元芬 朱震芸 译 六点 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首字花饰 2

Lettrines 2

[法] 朱利安·格拉克 Julien Gracq 著

顾元芬 朱震芸 译 六点 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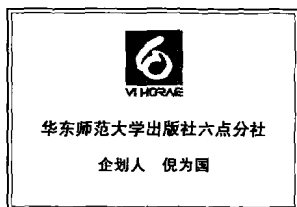
首字花饰 2 / (法) 格拉克著; 顾元芬, 朱震芸译; 六点校.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617-8640-6

I. ①首… II. ①格… ②顾… ③朱… ④六… III. ①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1427 号



LETRINES 2

by Julien Gracq

Copyright© Librairie José Corti, 1980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a LIBRAIRIE JOSE CORTI through Shin Won Agency. C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5-611 号

巴黎丛书

首字花饰 2

(法)朱利安·格拉克 著

顾元芬 朱震芸 译 六点 校

责任编辑 李炳韬

封面设计 魏宇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6

字 数 114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640-6/I. 774

定 价 2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中文版前言

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 1910—2007),本名为路易·普瓦里埃,是法国 20 世纪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也是法国文坛最隐蔽的作家之一。少年时曾就读于著名的贵族学校亨利四世中学,后进入高等师范学院及政治学院学习,主修历史与地理,并获得该专业的教师资格证书,毕业后,先后在外省和巴黎的几所中学任教,直至 70 岁退休,文学创作起初只是他的业余爱好,然而这种爱好使得格拉克一生笔耕不辍,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中,他也许称不上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但他以其永恒的主题和洒脱的文笔奉献给了法国文坛为数不多却弥足珍贵的精品。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格拉克去世的第二天发表公报表达对格拉克的哀悼,赞扬他是“一位具有丰富想象力、智慧超群、有独到见解和观察力的作家,并且是一位为人忠诚、对人生孜孜不倦、不断探索和追求的人,是法国 20 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首字花饰》及《首字花饰 2》是格拉克分别于 1967 年和

1974年发表的。作者没有更换书名，因为这两本书在写作风格上一脉相承。从内容上看，有点像文学随笔，长短不一，除了几段少数的回忆外，大多数文本的长度不超过一页的篇幅；从体裁上看，有叙事、散文、小故事、回忆、箴言、读书笔记、游记、观后感等多种文本，但整本书又并不确切地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文体，那么如何看待这两本书的创作风格呢？也许我们从书名中可以找到答案。Lettrine这个词在法语中指的是装饰性大号字母，用于突出章节和段落的起始部分。直至今日，我们仍可以在一些报刊杂志上看到这种大号花体字。显然，格拉克取此词的含义旨在尝试这种篇幅短小、行文自由、瑰丽多彩、意蕴深广的“断片”写作风格，作者可以轻松实现不同文类、主题、笔调、题材等的自由混杂。这种“断片”写作风格在格拉克的创作中起源于一个纯粹偶然的事件：1954年3月30日，在批改一位学生的作业时，信手在本上记下了一段关于巴赞元帅在普法战争中指挥的几次战役的简短思考，从那一刻开始，格拉克开始了这种零散随意的断片创作，代替了此前以虚构叙事为主的创作方式。这种“断片”写作不需要构思任何写作提纲，可以说是思绪的瞬间记录，断片的内容也包罗万象：童年回忆、风景印象、读书冥想、战争经历、文艺评论、历史反思……格拉克将这些断片先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继而修改润色，再誊抄到活页纸上，这样日积月累，第一本共237页，包括格拉克在1954—1961年间长达8年的文学笔记，第二本包含1962—1967年的文学笔记共188页，经过整理后于1967年出版了《首字花饰》。在短篇小说集《半岛》（1971年）出版之后，格拉克的写作重心又回到这种篇幅短小的散文断片上，写作的速度越来越快，笔记本也是一本接一本用尽，平均每9个月完成一本

95 页的笔记,这样 1966—1973 年又积累了四本文学笔记,于 1974 年整理出版成《首字花饰 2》。当然,正式出版前格拉克又对这些文学断片进行了整理和编排。两部作品的发表前后相隔了 7 年的时间,其写作风格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在《首字花饰》中,作者基本保留了笔记原始创作风格,短小精悍,笔锋犀利,洒脱飘渺,正如作者在 1967 年接受法国《新观察家》杂志的记者让·卢都采访时指出,这本《首字花饰》是“一个很自由的集合”,是各个断片自由拼贴在一起的“镶嵌画”。而在整理出版《首字花饰 2》时,作者把相近相关主题的断片集中起来,并附加一个小标题,为的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可能有效的阅读方向,格拉克曾说过,自己更偏好这种分章节的文学创作,而这种写作方式后来一直影响着格拉克的晚年作品,尤其在《边读边写》(1980)中还保留这个风格。另外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格拉克的手稿中都曾记上了每一个片段的创作日期,而在出版成书时这些时间的标记一并消失,格拉克赋予这些断片全部的独立性,摆脱一切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因而在阅读这些断片时,会感觉到时而朦胧缥缈,时而寓意深远,时而斗志激昂等等不同心境,令人回味无穷。

此外格拉克在作品中大量使用了不同的书写符号,如斜体、冒号、破折号等,这些符号的使用可能与我们传统意义的符号作用不尽相同,比如冒号在格拉克的笔下不是表示提示下文或总结上文的功用,而是指写作中其观点或思想的转变;破折号也不是用来表示话题或语气的转变、声音的延续等,而是表达思想的游离,感官的交融,漂浮的思绪等,而斜体字(中文版中用楷体字)的运用,更是如同一轮光晕笼罩着该词,传达给读者一种迷醉之感,品味其中意蕴深广的意境。我们在翻译中保留了作者所使用的书写符号,也给读者一个

自由诠释的空间。

《首字花饰》和《首字花饰 2》的写作内容涉及历史、政治、文化、小说创作、批评杂谈等社会各个方面,这也是我们翻译的难度所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翻译的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同行和读者一起商榷探讨。

借此,我们对在本书翻译和出版过程中给予大力帮助的同行人、老师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表示由衷的感谢!

王 静

2011年6月于上海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1

道 与 路 /1

大 事 记 /44

文 学 /52

距 离 /106

海 景 /134

美 洲 /144

欧 洲 /163

道与路

圣-日尔曼-昂莱市^①，一月的某天，天色阴沉，才下午四点钟便已暗了下来：在停车场那头，怪里怪气的托斯卡纳式城堡在苏格兰的薄雾中变得模糊不清，这是雅克·斯图亚特^②安息之地。我穿过公园，朝盛放骨灰的石瓮走去。石瓮周围散落着松果，在散步者面前空荡荡的天空中勾勒出一个清晰的凹槽；花坛里的花已然凋谢，另一侧，在底座上有一尊雕像，是个裸体的奔跑者，又像被侮辱的树妖，朝巴黎方向伸出拳头，因为城市里悄然产生的灰尘从塞纳河一直飘上了山坡。平台上宽大的阶梯高高悬在河流与森林之间，向我展现出一种魔幻般雄浑的设计：阶梯中央微微下陷，恰似一座吊桥，其弯曲度使人勉强能望见远端的树。阶梯中间一溜绿草，平添了旷野之气，边缘乔木排得笔直，树叶浓密，树干粗壮，令人只好从右边镂空的栏杆望出去，于是这里傍晚成了

① Saint-Germain-en-Laye，法国城市，在巴黎以西 20 公里处。

② Jacques Stuart，即詹姆斯二世（1394—1437），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任君主，也是最后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国王。1688 年退位后，他被法王路易十四接纳，居住在圣-日尔曼-昂莱，直至过世。

恐怖之地、幽灵出没的小径；离我很远的前方，在沿着栏杆的鹅卵石小道上，一位散步者身后的影子很长，又黑又直，像一幅达利的画。

* * *

巴黎十三区，车站大道的后面。一幢幢崭新的“住宅”楼陷在土里，如同大坝的桩子。吊车和推土机如切纸一般，把十多米高的土丘一侧挖断了。鹤鹑岭陡然伸向塞纳河，毫无美感。再远些是围墙拦起来的萨佩提耶医院的大片土地——这里似乎是研究圣女贞德时期一些人名和地名的奇特领地：拉伊尔路、杜诺瓦路、格赞塔伊路、里奇蒙路、兰斯^①路、多姆雷米^②路，以及被神秘的朗蒂耶城堡路拦腰切断的帕泰^③路（没有以吉尔·德·赖斯^④命名的道路）——这个乱七八糟、横遭破坏、充满混凝土高塔的地区，只会令人联想起今日的圣保罗^⑤，而不是当年的吕泰斯^⑥。几段肮脏不堪的小路仿佛一截又一截断口齐整的锈水管，通向不停长出黄色安全帽的泥泞土台。巴黎任何其他地区都没有这么广泛、剧烈的变化：这里融合了笨拙的器官移植术和精细的假牙镶嵌术。

医院大道一百多米的路上有医院、饭店、咖啡馆，一

① Reims, 法国历代国王加冕城, 百年战争战场。

② Domrémy, 法国地名, 贞德出生地。

③ Patay, 法国地名, 百年战争战场。

④ Lahire (1390—1442)、Dunois (1403—1468)、Xaintrailles (1400—1461)、Richemont (1393—1458)和 Gilles de Rais (1404—1440)都是百年战争末期人物、贞德的战友。

⑤ São Paulo, 巴西最大的工业城市。

⑥ Lutèce, 公元前古罗马人对如今巴黎的称谓。

样的破旧不堪，对面是奥斯特利茨火车站，丑陋又小气。旁边，旧日萨佩提耶乞丐收容所的陈年老垢几乎把这座车站变成了一个独眼流浪汉，就像他们把卡宴变成了苦刑监狱。

* * *

冬天，一个周日的下午，天气阴郁沉闷。经由穆夫塔路、笛卡尔路、先贤祠广场、苏夫洛路，我穿过三十年来几乎不曾踏足过的早年居住之地。沿着圣-热纳维埃夫图书馆一侧的先贤祠漫步，我被这座低矮的古希腊卫城式建筑物的外观打动了，它既宏伟又冰冷，像座修道院。在写作《西尔特沙岸》(*Rivage des Syrtes*)最后一章时，我曾对此稍作回忆：风格混杂的罗马建筑一角，既古典又带有宗教色彩，兀自停歇在它的小山丘上。在那里，生活的气息从各个角落涌出来，顺着斜坡流向低处，只蜿蜒在穆夫塔路那喧闹、激昂、散发着食物诱人香气的羊肠小道上。从先贤祠一侧的人行道望去，法学院、圣-热纳维埃夫图书馆、圣-艾蒂安·杜蒙教堂以及亨利四世中学之间没有任何居民：这是巴黎仅有的一处视野极其开阔的广场，车迹罕至，行人寥寥，他们偶而穿越广场，或沿着边缘漫步，只有在拉丁区，所有人的脸上都还带着神学院或修道院神职人员那种古板艰涩的表情。这里距离川流不息的圣米歇尔大道只有300米，在德国占领时期没有灯光的夜晚，有时就像是基里科^①的都市领地，被月光凝固在拱顶、石径、廊柱、挑檐下。冬天的夜晚无比严寒，强劲的穿堂

① Giorgio de Chirico (1888—1978)，希腊裔意大利超现实主义派大师，是形而上学派艺术的创始人。

风自苏夫洛路涌来，从教堂圆顶两侧削过，曾经使得广场上路灯的微弱黄光在寂静中颤抖——没有什么比周日晚上孤独地返校时，在亨利四世中学高高的拱顶下、圆形楼梯厅里，所感受到的修道院一般的寒冷更加刺骨了。我今天有些诧异——这比与世隔绝的孤独、冷漠和背叛更让我感慨——我们的青年时代竟然没有冰封在这个漏风公墓的石壁之间：如果有一天巴黎失去生气，我认为就在这里，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小草会从路石夹缝中钻出来。

* * *

“在南特，我们同时相聚又别离”，布勒东^①去世前的几星期，在寄给我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上写了这么一句莫测高深的话。我有时会想，他应该是在两年前看到那张照片之后，喜欢上了这座城市的模样：笼罩在冬天阴沉的暮色中，被夕阳染红的、宏伟的圣彼得教堂俯视着一切，每根栅栏在黑色的天幕上勾勒出红色的印迹，如同一道道火红的梭纹。

他和我都了解的这座城市像河滩，被卢瓦尔河以及艾尔德河那纤长的手指梳理着。河水退去时，在沙砾上留下了众多回忆。——雾霭弥漫、活色声香的嘉年华，在时而让人惊惶失措的城市中，只有想到它，只有在阴惨惨的中学“放风”时间让意识行走在它的边缘，我的心才会悸动。

* * *

1942年至1944年，在卡昂的两年里海距离我的住处只

① André Breton (1896—1966)，生于法国，超现实主义创始人、理论家、诗人、小说家。

有 15 公里左右,但因为被德国占领,我一直不能前往。不过,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朝着海滩的方向散步;从居住的圣马丁广场出发,沿着海边小铁路的终点站(当时已锈迹斑斑、杂草丛生,现在可能被拆除了),马上就可以看到遍布石灰岩的田野展现在眼前,山坡起伏不大,寸草不生,道路有时会半嵌入壕沟中。也许这条分界线正是我小说中由巡逻队开辟出来的、勾画出西尔特海岸线的原型。——比另一条路更不为人所知,看守也少——这条路在两年间,堵住了我去海滩的入口。1944 年,夏季来临的时候,巡逻机每日盘旋在地区上空,但几乎没有投掷炸弹。我清楚地预感到,这块狭长而开阔的平原被发现后,坦克就会随之而来。于是,学士考试结束后,我没有逗留,在诺曼底登陆前的一个星期,带着所有的行李,骑自行车离开了卡昂。当时,火车和汽车已经几个星期不通了。

待到十月归来,我一有空便离开满是废墟污泥的城市,步行去向往已久的海边小镇朗格吕纳:这片人迹罕至的海滩,距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如此有魅力,却被封锁得如此之久,当时我感到缺少了什么,就好像人们用维生素饼干来调解营养不良。正值沉寂的暮秋,气氛阴郁而凝滞;即便黑夜尚未降临,也会感到周围暗沉沉的帷幕。路边,德军的炮台和空炮筒还在,到处是坦克的残骸。我穿过多佛尔-拉代弗朗德^①,来到朗格吕纳镇吃午餐。诺曼底登陆后,这个小镇几乎被摧毁,小路上满是断垣残壁;在海边,能看到一座断成两截的掩体,顺着断裂的混凝土剖面看去,离地面 1.5 米的地方,有个穿甲弹打出来的洞,熏得黢黑,口径像个烟囱口。

① Douvre la Délivrande, 法国北部市镇,位于下诺曼底大区卡尔多斯省。

灰色、寒冷的大海似乎戴上了风帽，拍击着这个城市的废墟，不似平日那么庄严，却显得畏首畏尾；那一场世界末日般的灾难遗留下的痕迹令大海失去了往日的威严，颠覆了人们心目中传统的秩序。因为，第一次造成如此巨大破坏的不是风暴的始作俑者——海神——似乎它只是踮着脚尖，压抑着声响，悄悄地来观察自己领地上发生的这场前所未有的暴行。

那一天，我走回卡昂，后来又去了朗格吕纳镇、吕克镇^①两三次，总是步行：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然而，我总是会想起一次乘小火车返回，终点站在圣马丁广场后面：我甚至还清晰地记得，似乎是在某个黄昏的赛马会后，穿着节日盛装的人群在月台上等待火车回卡昂。这个挥之不去的记忆应该是错的：仔细想想，1944年后，人们不太可能恢复从前的海边小火车：当时有更紧要的事情。不如说这条普鲁斯特在书中有关巴尔贝克^②（即卡尔堡^③，就在朗格吕纳镇附近）的部分编织出来的小人国铁路，——本身就是想象的，第一次阅读普鲁斯特时它就吸引了我——由于地理上类似，加之我当时的疲劳，正好填充了记忆中的这个空白。我并不是第一次发现遥远的回忆容易受到文学想象的影响，当这种想象强烈地存在于人的思想中，甚至会让人接受时。如果这种想像正好与记忆中某条线索相符，那么就会起到修补记忆的作用。

* * *

我的窗户朝北，对着巴黎格勒耐尔街。从窗户望出去，

① Luc-sur-mer，法国北部市镇，位于下诺曼底大区卡尔多斯省。

②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虚构的一座城市。

③ Cabourg，法国北部市镇，位于下诺曼底大区卡尔多斯省。

眼前一堆乱七八糟、五颜六色的杂物，墙垣、壁炉、花盆、白铁皮屋顶和瓦片屋顶、电视天线。这堆东西曝露在阳光和空气之中，其组合随时间而变化，好像爬在船舷一侧看到凌乱的甲板。我站在窗帘后面，突然看到了忙着修理铁皮屋顶的工人充满诗意的、闲适的日常生活。他们借助固定在墙上的防滑钉攀援至檐槽。从后院开始的防滑钉在墙上构成了一条蜿蜒的攀登路线。他们很专业地忙活着。我后来看明白了：首先是先遣队的勘查，他们手上拿着尺，黄昏中，在屋顶的斜面上长久地争论着——在檐槽边安装挂着滑轮的X形木板，把地上的材料吊上去——工人们无精打采地工作、谈话、露天喝酒；休息时，工人们似乎在上演着一出戏，沉思着，斜倚着，似乎靠在舷墙上，而“舰旗”在罩着红罐子的烟囱里“燃烧”。他们的轮廓被夕阳映得通红。我看着锌皮反射出天空的色彩，温柔善感、多变，却又如此短暂，赫里翁^①在一个系列中运用了这种色彩——我的朋友布吕耐^②如今是这些画的主人。我观察鸽子的迁徙，它们整天地在屋檐、阳台和雕像间穿行，比潮汐的机理更复杂——某些烟囱和电视天线对一些独行的鸟类来说，有着神奇的吸引力。我注意到有一对歇斯底里的鸽子，每天清晨都用喙疯狂地啄扯对面邻居家窗帘上的细绳，这种行为持续一刻钟左右，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

这块高地同其山肩、山体、山棱、山谷、山脊——我从格勒耐尔街荫凉笔直的峡谷里望去似乎触手可摸，高地深处却目不能及，只能听见从远处传来湍急的车流声——完全沐浴

① Jean Hélion (1904—1987)，20世纪30年代法国几何抽象绘画的领军人物。

② Roger Brunet (1931—)，法国地理学家。

在阳光中,好像悬在由树林构成的绿墙上方的空中露台。因为冬天而减慢的生活节奏,又因为煦日的到来而被激活、加速。在堆积着层层杂物的屋顶,在用板岩加固的塔楼上,一扇阁楼窗每周会开启两三次,那是某个年轻女仆或佣人的窗。她的眼神忧郁地扫过空荡荡地锌皮屋顶以及后院的水井,搜寻着某个心上人。她那么远,那么高,那么孤独,那么不受关注,让我想起梅尔维尔的《广场故事》(*Contes de la Vérandah*)^①。他被遥远的山中小屋以及灯火通明的玻璃窗引诱,于是放下一切,穿越千山万水去寻找。我试着想象一所住宅的内部装饰,它似乎位于我窗户对面偏右一些,它的布局让我着迷:这所住宅占居建筑的最高两层,内部应该有一架连接,窄而高的房屋内部的梯子。想到能够在这样一座小屋里往来自如——屋子虽然小,但拥有一小段、装有玻璃窗的走廊,像一个未成形的暖房——并且通过一条私人楼梯任意上下(自童年始,楼层对于我就是一种特别的标志),这是所谓的“完整房屋”,却高高凌驾于脚手架之上。被分割地好似儒勒·凡尔纳笔下的空中庄园——这种想法让我沉浸在愉快的家庭幻想中。我时常会在穿马路时,礼貌地向那位独居的夫人致意,她可爱又成熟,总是出现在窗后,那是一幢世间少有的住宅。这种沉默的礼节性问候让我幻想起在某个“铅弹”社区组织起一种轻松、随意的社交生活,高高悬浮于深谷泥泞的路面之上,保留着一点纯净的贵族气。往左看,带有“色情”意味的画面——羞涩地躲在屋里,远离人的视线——藏在窗后,夏日午后的炎热使里面的人半掩着白色

① Herman Melville (1819—1891), 美国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广场故事》是其作品集,于1856年出版。

的窗帘：两个年轻女孩，优雅地站在里面，在衣镜前，相看彼此成熟的风韵。

正午前，笼罩在屋顶上的轻快、散漫的欢乐消逝了；太阳直射在层层叠叠的围墙上，部分在屋顶第一层的雉堞处重合，好似剧院的台柱；一束白光突然映出了这些围墙的影子，天边带着淡紫色：光线笔直射下，吞噬了阴影。透过窗帘，我即便不看也知道一天中最荒芜艰难的时刻已经遽然降临到城市，就好像失业后最难熬的时光。然而，一到下午，太阳还没下山，令人浮想联翩的时候又到了，这是一天中的波德莱尔时刻：“煤烟汇成的河流升上了天空”——柴油燃烧产生的烟吞噬着锌皮，颤抖着从金属烟囱中慢慢地渗出来——阳光斜射过来，墙忽然变得坑坑洼洼，泛着黄色，质地似乎很柔软，被施了魔法一般。

傍晚的太阳，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路边的峡谷里，商店点亮了灯，完全沉浸在黄昏中，但是山顶仍然长久地沐浴着日光，山肩以上镀了一片金色，这些光线依然射到了微微倾斜的屋顶和烟囱上，似乎给周围平添了一种热情高涨的愉悦情绪、天空失去了颜色，撒落一片灰蒙蒙的阴霾；先前的景色未得到延续，而沉思的情感也了无踪影；玻璃窗前只剩下一幅平乏无味的画面，在窗帘后慢慢褪色：这时，一出由排水沟、阁楼以及烟囱不经意间上演的戏卸下了帷幕：是时候开灯了。

* * *

村庄里房屋的简单分布让我瞩目，也总是让我着迷，因